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 是不是循环论证^{*}

韩立新

“aporia”是希腊语，意为在推论中总会遇到无法解决的逻辑困境，最后整个推论以失败告终。在早期马克思研究史上，人们对《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理论评价很低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它存在着这样的“aporia”，甚至可看作一种低级的循环论证。那么，这一判断是否公允？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aporia”？我们能否找到解决这一“aporia”的出路？本文将主要通过《第一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这一节的重新解读，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回答。

一、“aporia”的由来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第一手稿》中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回答私人所有的起源和私人所有的本质。在“资本的利润”一栏的开头，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资本，即作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①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首先回答什么是资本？对此，他预先给出了答案，即“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②，更准确地说，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他人的劳动。

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这一节的开头，马克思回顾了他先前在“收入的三个来源”（“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部分的论述，指出了摆在人们眼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一方面，作为资本家私人所有的资本不断增大；另一方面，劳动者却

^{*} 本文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新MEGA）研究”（课题编号：10JZD0003）和“教育部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以新MEGA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课题编号：2010THZ0）的资助。

^① Karl Marx, “*Ökonomisch-philosophische Manuskripte*”, in: MEGA I-2, Dietz Verlag Berlin, 1982, S. 189. 以下简称 MEGA I-2。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129页。译文未必遵循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在有些地方做了改动。

^② MEGA I-2, S. 1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30页。

丧失了私人所有。整个社会呈现出了“资本的积累”和“贫困的积累”的对立状态，从而“整个社会必然分化为两个阶级，即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①。这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制度下严酷的社会现实！但奇怪的是，以说明近代社会本质为己任的国民经济学家却对此未做任何说明，而是由此出发直接演绎出了一整套的国民经济学体系。这引起了马克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没有说明”或者“无法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他以教训的口吻说道：你们只不过是试图从表面的经济“规律”或“运动的联系”来说明这个事实，但实际上，正像用“偶然的外部情况”来说明“竞争”的必然性那样，你们“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构的原始状态”；或者像神学中的“原罪”那样，“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②。但是，这种做法只能证明你们的无能！

你们解释不了的东西，我能！26岁的马克思对自己充满了自信。而此时他只是个接触英国经济学还不到半年的哲学博士。他采取了自己专业领域惯用的方法：要说明这些事实，就只能透过现象抓到本质，就是“必须以概念来把握(begreifen)^③私人所有”^④，即首先要从“概念”的高度去解释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然后证明“资本是积累起来的他人的劳动”以及说明“有产者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必然对立的原因。

为完成这一任务，马克思开始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重新界定一遍他眼前的“一个国民经济学的、当前的事实”：“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生产的影响和规模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⑤显然，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眼中的事实还有很大差别。对国民经济学家而言，这一事实是“当然的”；但对马克思而言，这是必须予以分析并给出价值判断的。他接着上面的话说道：“在国民经济学的实际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Verwirklichung)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Entwirklichung)，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领有

① MEGA I-2, S. 19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5页。

② MEGA I-2, S. 2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

③ “Begriffen”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被翻译成了“弄清楚”。但是，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即在“概念”(Begriff)中来把握事物的本质的意义上来使用该词的。因此，此处还是将它翻译成“以概念来把握”为好。

④ MEGA I-2, S. 2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5页。

⑤ MEGA I-2, S. 2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页。

(Aneignung)^①表现为**异化、外化**。”^②从这一论述来看,马克思认为这一事实是与事物的本来状态相矛盾的,是不合理甚至是悖谬的。这反映了马克思与国民经济学家们的根本差别,他是在讨论伊始就毫不犹豫地站在了与他们截然相反的立场上。

马克思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对异化劳动的分析,因为这是他选择的揭开私人所有秘密的概念装置。在对那一著名的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界定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回答私人所有的来源和本质这一最初的设问上来。他的结论是:“**私人所有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③但是,正当我们为他兑现了诺言而感到高兴的时候,他本人的论调却突然发生了变化。这表现在:第一,他的本来目的是要反对“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做法,因此他要“从异化劳动推出私人所有”。但是,在气势如虹地得出这一结论以后,他却突然发出了示弱的信号,即“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④。这好像是在说,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这一前因后果关系变成了两者的相互解释关系。如果说这一示弱还不够明显,那么接下来的论述则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私人所有只有发展到最后的、最高的阶段,它的这个秘密才重新暴露出来,就是说,私人所有一方面是外化劳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⑤前一方面符合马克思最初的问题设定,问题是“另一方面”中私人所有“又是劳动借以外化的手段”这一规定,由于私人所有是“手段”,故在逻辑上是占先的,可看作说明异化劳动的原因。这显然是与马克思最初的设定矛盾的。

第二,马克思在进入对“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的解释之前,突然又给自己提出了两个新任务:“(1)在**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的关系**中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个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这种异化又是怎样由人的发展的本质引起的?我们把**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⑥

① “Aneignung”在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被翻译成了“占有”。但是,马克思是在将自己异化出去的东西再拿回来的意义上,即在克服异化的意义上来使用该词的,再加上汉语“占有”所对应的德文词是 Besitz,故我认为将“Aneignung”译成“领有”比较贴切,因为“领有”有“领回”和“所有”之义。

② MEGA I-2, S. 23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56~157页。

③ MEGA I-2, S. 2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6页。

④ MEGA I-2, S. 2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6页。

⑤ MEGA I-2, S. 24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6页。

⑥ MEGA I-2, S. 245f.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7~168页。

从(1)来看,马克思要从“私人所有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所有的关系”角度来说明“私人所有的普遍本质”。从(2)来看,马克思虽然提出要“把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但目的仍然是要解决“私人所有的起源”问题。因此,尽管角度不同,这两个任务仍然是在追问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但是,这难道不是他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开头给自己的任务吗?还有,就在刚才,他不是已经宣称超越了国民经济学,用异化劳动概念说明了私人所有的起源和本质了吗?马克思为什么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已经解决的问题上呢?如果问题已经解决,再提出这一任务显然有悖于常识,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他突然意识到实际上自己离解决问题还差得很远。如果真是这样,那只能说明到这里为止的思路出了问题。那么,事情果真如此吗?正当我们要寻找答案时,很遗憾,作为一个事实,《第一手稿》戛然而止。

二、“aporia”是“循环论证”吗

在这里,马克思是不是遇到了无法解决的“aporia”?这是《第一手稿》给后人留下的一个谜。事实上,在1932年《巴黎手稿》正式发表以后,随着异化劳动理论给世界的冲击,这一问题也逐渐受到了人们的关注。但是,严格地说,较早对这一问题予以正面解决的并非欧洲学者,而是日本学者。

譬如,欧洲著名的《手稿》专家卢森贝这样说:“私有制,这是原因,而异化的劳动,这是后果;前者在其发展中产生了后者。这一思想像一条红线一样地贯穿在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马克思的一些早期手稿中(在对经济学家的摘录的评论中)。但是,在我们所考察的片段(‘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引者注)中对异化劳动的深刻的和全面的分析表明,在这里也和在各处一样,由于辩证发展的结果,原因本身成了后果,而后果则成了原因,也就是说,私有制引起了异化劳动,而异化劳动又重新不断地再生产出私有制。”^①这段话的前半段的解释,即马克思是“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明显有悖于“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基本事实;而后半段则只能说是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解释与马克思本人之间矛盾的结果。不过很遗憾,他没有对这一矛盾做出说明,而只是敷衍说由于辩证法“原因本身成了后果,而后果则成了原因”。就好像一搬出“辩证法”,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似的,其实这什么也解释不了。可是,就是这样一种敷衍,后来竟成了苏联教科书体系的

^① [苏联]卢森贝:《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方钢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123页,译文有改动。

主流观点,并深深影响到了中国。在中国,很多马哲史教科书对这一问题都采取了“辩证法”而将其匆匆带过。

而日本学者的做法与卢森贝相反。早在1957年,清水正德就发表了《自我异化论的发展》^①一文,正式提出了“《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 aporia”问题。后来,又有一批优秀的《手稿》专家将这一问题不断深化。因篇幅所限,这里选取其中比较重要的大井正、广松涉、望月清司这三个人的观点来作分析,以确认一下问题的所在。

大井正明确地提出,“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开头和结尾是一种循环论证。他认为,在该节开头,面对异化劳动从何而来这一问题,马克思的回答是从“国民经济学的现实”中推出来的,而这一“国民经济学的现实”又是“私人所有的事实”,因此这是在说异化劳动是私人所有运动的结果。但是,在进入到对异化劳动规定的讨论以后,马克思在该节的结尾,又断言“私人所有是从异化劳动中推出来的”,结果陷入了“无法解决的循环关系(相互作用)”^②。

那么,应该如何解开这一循环论证呢?他认为关键在于要对私人所有的起源做出科学的说明,而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标准解释莫过于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观点,即私人所有来源于社会分工、剩余产品和商业。而在早期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才符合这一标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放弃了异化劳动理论而改用分工理论解释了私人所有的起源。实事求是地讲,大井正的这一主张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说法,在世界各地也不乏支持者。但这种诉诸《形态》分工理论的做法过于简单,实际上等于放弃了从异化劳动理论逻辑内部去解决问题的努力。所幸的是,接下来的广松涉和望月清司并没有满足于这一简单的做法。

首先是广松涉。他认为,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最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论述中还存在着决定性的不足,这就是对劳动为什么会异化这一点没有做出说明。从马克思的“通过异化的、外化的劳动,工人生产出一个同劳动疏远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③这一论述来看,异化劳动只能是特定私人所有关系下的产物。但马克思却偏偏没有给出这一前提条件,结果完全可以引申出“人只要劳动,不仅如此,甚至说人只要生存,异化就是必然的”^④这样荒唐的结论。要避免这一结论,就必须先将私人所有预设而异化劳动的前提,但这样一来就

① [日]清水正德:《自我异化论的发展》,见神户大学文学会:《研究》,1957年。

② [日]大井正:《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东京,未来社,1968年,274页。

③ MEGA I-2, S. 24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6页。

④ [日]广松涉:《论青年马克思》,东京,平凡社,1971年,255页。

成了“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而这与“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一节的思路相反。事实上，由于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给出了这一预设，因此在广松涉看来，到了《穆勒评注》，马克思反而陷入了更为糟糕的循环论证。

况且，即使我们承认《穆勒评注》中的这一新思路有效，但是“现在被提升为前提条件的‘私有财产’本身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这一大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①。那么，当时的马克思为什么无法解释私人所有的起因呢？广松涉的回答是，因为他沿用了费尔巴哈关于神的解释框架。马克思套用了费尔巴哈的“人异化为神”的逻辑，从异化劳动（“人”）来说明私人所有（“地上的神”），但是，现在要反过来从私人所有来说明异化劳动，对费尔巴哈而言，这种做法等于是将解释方式转变为“神异化为人”；对马克思而言，等于肯定私人所有的先验性，认同了国民经济学。这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一个仅仅通过与费尔巴哈的简单类比就否定了马克思最初的设定，但实际上，这与广松涉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进程的判断有关。在他看来，当时的马克思还处于费尔巴哈“自我异化理论”的框架之下。这一框架的根本特点在于，它是以“孤立人”的自我异化和自我复归为基本内容的。从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来看，由于对象只不过是主体自我异化的产物，故属于主客二极关系；而私人所有除了包括私有者和所有物这一主客两极关系以外，还是相对于“他人”而言的，故它至少是包括了另一个主体的三极关系。因此，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人所有就相当于用两极来说明三极，故“从结论上说，用异化劳动来说明私有财产显然是不成立的”^②。因此，必须摆脱“自我异化理论”的框架，将人提升为一种社会存在。而马克思真正将人理解成“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形态》。从这一结论来看，广松涉虽然与大井正殊途同归，即也将对“aporia”的解决寄托于《形态》，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显然是与大井正不同的，熟悉“广松哲学”的读者都知道，这是与他那一著名的“从异化论向物象化论的转变”命题密切相连的。

其次是望月清司。与大井正和广松涉不同，他并没有直接讨论异化劳动理论的“aporia”问题，而是在分析异化劳动的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之间的矛盾时，间接地涉及了这一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曾对异化劳动做过四个规定，其中第一规定是指“物象的异化”（die Entfremdung der Sache），第二规定是指“自我异化”

① [日]广松涉：《论青年马克思》，258页。

② [日]广松涉：《论青年马克思》，258～259页。

(Selbstentfremdung)^①。关于“物象的异化”，人们一般把它理解成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即劳动产品与自己相对立；由此出发，人们往往把第二规定理解为工人与自己的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即“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理解的关键在于，在“自我异化”中竟然还有一个“他人”与“自我”相敌对。

这是人们对第一规定和第二规定的通常理解，而望月清司对此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第一规定“物象的异化”并非是指雇佣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异化”，而是指字面意义上的“自然的异化”，即人在劳动中将劳动对象从大自然中剥离出来，使其成为人的劳动产品。这种“自然的异化”显然是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行为，跟社会制度如何无关。正因如此，他反对将异化劳动的主体“Arbeiter”翻译成“工人”，而认为应该将它翻译成“劳动者”。但是，第二规定就不同了，它是以私人所有关系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这是两种完全不同质的规定，二者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断裂。但是，马克思无视了这一断裂，“好像是直接从‘自然=事物的异化’推出了‘异化劳动’片断第二规定内容意义上的‘劳动的外化’（生命活动的异化）”^②。

那么，应该如何解决第一规定向第二规定过渡上的困难呢？望月清司的办法很独特：既然问题出在第一规定中的主体是一个孤立的“个体”（das Individuum），那么如果让这一“个体”置身于由复数的“个体”组成的“类”（die Gattung）中，沾上“类”的社会关系特征，问题不就得到解决了吗？但问题是马克思开始讨论“类本质的异化”是在异化劳动的第三规定，即使我们不考虑这一出场顺序上的问题，第三规定中也缺少对“个体如何与类相异化并成为独立的个体”的说明。不对这一关键环节做出说明，就无法完成从第一规定向第二规定的过渡。这是异化劳动理论中“失去的一环”^③。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这“失去的一环”？望月清司的回答是《穆勒评注》，因为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展开过“先将‘类’升华到与国民经济学‘市民社会’相对峙的‘社会’概念，然后再把‘类’看作是‘异化’了的‘人的=社会的互相补充的活动’”^④。

就这样，望月清司通过对第一规定与第二规定之间矛盾的分析提出了对异化劳动理论“aporia”问题的解决方案。从这一方案来看，虽然望月清司与广松涉对异化劳动主体的解释不同——望月清司将其归结为处于与自然之间关系中的“劳动者”，而广松涉则将其归结为处于与自身关系中的“人”——但他们都把这一主体认定为是处于主客两极关系中的“孤立人”，并认为这一“孤立人”是使异化劳动理论

① MEGA I-2, S. 23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160页。

②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韩立新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76页。

③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79页。

④ [日]望月清司：《马克思历史理论的研究》，88页。

陷入“aporia”的原因。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aporia”的解决方案也几乎如出一辙，这就是必须将理论框架从“孤立人”转变为社会关系上来。

综上所述，这几位日本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确遇到了“aporia”，但他们并没有像卢森贝那样绕开这一问题，而是从《巴黎手稿》的内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是值得肯定的。从整体上看，他们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异化劳动理论的“aporia”是循环论证。即在“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的开头，马克思的本来意图是从异化劳动推出私人所有，但是，随着论述的展开，他又不得不试图从私人所有推出异化劳动，结果犯了逻辑上循环论证的错误。第二，马克思之所以陷入“aporia”，是因为异化劳动概念本身的结构缺陷所致。异化劳动属于“孤立人”的主客体关系结构，这种结构从原理上说根本就推不出私人所有这样的社会关系。对这一明显的困难，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根本就没有予以说明。下面，我想对这两个问题予以回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的解决方案。

三、破解“循环论证”之谜：私人所有的历史

先看第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要判断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究竟是不是循环论证，首先必须弄清楚被视为循环的两项“异化劳动”和“私人所有”是不是始终在同一个内涵上使用，如果它们的内涵相同，那么说异化劳动理论是循环论证就没有冤枉马克思，但如果它们的内涵不同，那问题则另当别论。先说出我的结论：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分别使用了两种异化劳动概念和两种私人所有概念，在论证过程中，马克思并没有让同一个概念既做原因又做结果，因此异化劳动理论并不是循环论证。而且，从内容上看，马克思在《第一手稿》最后所提出的，不仅不是循环论证，相反是一个出色的关于私人所有起源的历史理论，其实质相当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资本的原始积累”理论。

（一）不同的概念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私人所有一般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指“基于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即劳动者“所有”(Eigentum)自己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果实，并在意识中和市民法中，确定所有物属于自己，而不属于他人。这是在私人层面上所实现的“劳动和所有的同一性”；另一种是“资本主义的私人所有”。按照《资本论》中的规定，这种私人所有是建立在对“基于自己劳动基础上的私人所有”